



《天祿琳琅書目》 清乾隆間內府寫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《天祿琳琅書目後編》 清嘉慶間內府寫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由《天祿琳琅書目》

看乾隆皇帝的善本觀

劉 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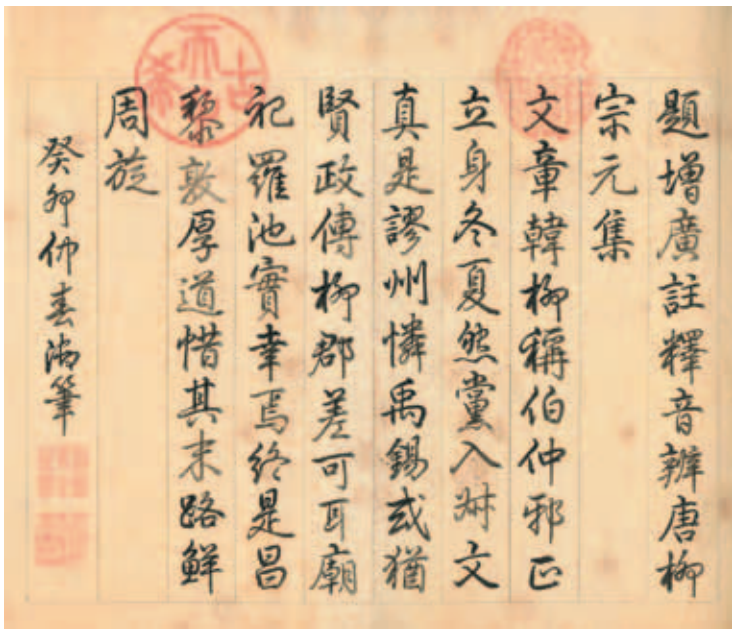
宮廷藏書是在歷代皇帝的授命及參與下逐漸建立起來的。清朝乾隆年間，出現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宮廷善本特藏「天祿琳琅」，並編成了第一部皇家善本書目《欽定天祿琳琅書目》，嘉慶三年並由彭元瑞等編輯完成的《天祿琳琅書目後編》，這都與乾隆的重視有直接關係。

乾隆在位六十年（一七三六～一七九五），退位後又做了三年太上皇（一七九六～一七九八），承緒康熙盛世，並大有作為，武功赫奕，文教振興，自稱是「十全老人」。他

倡導文治，不遺餘力地搜羅天下遺籍，建立起了清廷豐富的皇家藏書。問政之餘，猶按日披覽，御筆親題詩作、識語於書上，《天祿琳琅書目》中的御題、御詩書，共計四十七部，

其中《天祿琳琅書目前編》（以下簡稱《前編》）三十八部（註一），《天祿琳琅書目後編》（以下簡稱《後編》）九部。《前編》御題時間集中在兩個時期，一是乾隆甲子





《增廣注釋音辨唐柳先生集》 書前乾隆御題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愛其版刻精好，實在是正統根本，茲事體大，體悟經年，多有受益。如：六經敢曰能窺道，一己惟應勵教幾。敬奉裡宗陳俎豆，恪遵家法置冠衣。帝王學與儒生異，非我由他知我稀。（卷一，宋版《六經圖》）

宋陳暘《樂書》二百卷，與其兄祥道所著《禮書》並傳於世，其間網



《周髀算經》 明名藏書家毛晉所藏影寫宋版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（一七四四），首匯天祿琳琅之時；一是乾隆甲午至乙未（一七七四）一八三五），《前編》編訖前後。有些書甚至還曾在這兩段時間分別被題，如宋版《漢書》，御題一在乾隆甲子仲秋之月，一在乙未新正下澣，故而皇帝有「冠冕琳琅天祿收，因刊《書目》閱從頭」（《前編》卷二）之語。《後編》中只一部題於乾隆丁酉（四十二年，一七七七），另八部皆題於乾隆癸卯（四十八年，一七八三）。分析這些御題文字，有助於我們瞭解宮廷編書活動中皇帝的作用，以及皇帝對這些善本的基本認識。

千秋金鑑、儒學名教，以裨君德

帝王藏書，首重資政參考。《前編》御題中最多的是乾隆以史為鑑的深刻感觸，他將這種鑑戒視為「千秋金鑑」，細加玩味，以示警予。如：涑水創為開義例，紫陽述訂益精微。直傳一貫天人學，兼揭千秋興廢機。敬勝治今急勝亂，念茲是耳釋茲非。三編惟此遵綱紀，輯覽曾無越範圍。

羅放失，參考古今損益之故，犁然具備。：幾暇閒披，有資君德，夫豈獨雕鐫精好、輝映東壁耶？（卷五，元版《樂書》）

分記原通記，尊王義寓中。年經國為緯，外抑內斯崇。統萬乃惟一，會殊則以同。（卷一，宋版《春秋分記》）

乾隆的善本觀

讀書心得以外，從御題文字中還能總結出一些乾隆的「善本」觀念，首先是紙墨瑩潔、版刻古雅。如：字畫精好，紙墨細潤，非坊賈貌為舊刻者可比。天祿琳琅所貯《韓集》，當以是本為第一。（卷三，宋版《新刊詁訓唐昌黎先生文集》）

是本字畫工楷，墨色如漆，猶見臨安孟琪原雕面目。（卷三，宋版《唐文粹》）

其字蹟刻畫精能，當推為元本之冠。（卷五，元版《唐國史補》）

是本筆法刻畫清峭，當為元版之佳者。（卷五，元版《山海經》）

此書字蹟、紙質、墨瀋與趙吳興、

鏡出新安留面目，奔增天祿有光輝。外王內聖斯誠備，勿失服膺永救幾。

（卷一，宋版《資治通鑑綱目》）

涑水編年著通鑑，建安紀事別成書。興亡本末為金鑑，條理因依若輔車。雖有增前斯數典，便稱續後此開初。淳熙紙墨香天祿，玩味孜孜日警予。

（卷一，宋版《通鑑紀事本末》）

藏弄御府有年，每於幾餘展閱，不特芬流楮墨足備石渠、東觀之遺，而自宓義迄宋，凡帝王務學求師之要，燦然眉列，實為千秋金鑑。董子有言：「彊勉學問，則聞見博而知益明。」因題卷首，以志自易云。（卷二，宋版《帝學》）

元祐成書心力殫，逮乎嘉定又重刊。欣茲祖禹芸編在，不異九齡《金鑑》看。務學求師著儀軌，修身蒞政示倪端。知之行矣吾猶恐，緝幾寧惟玩古觀。（卷一，宋版《帝學》）

每一披覽，心目豁然，藉是或得仰窺聖奧，用臻治理，則補裨寧有涯涘耶？（卷五，元版《大學衍義》）

其次是儒學名教，以裨君德。乾隆帝一再表示自己尚讀古書，并非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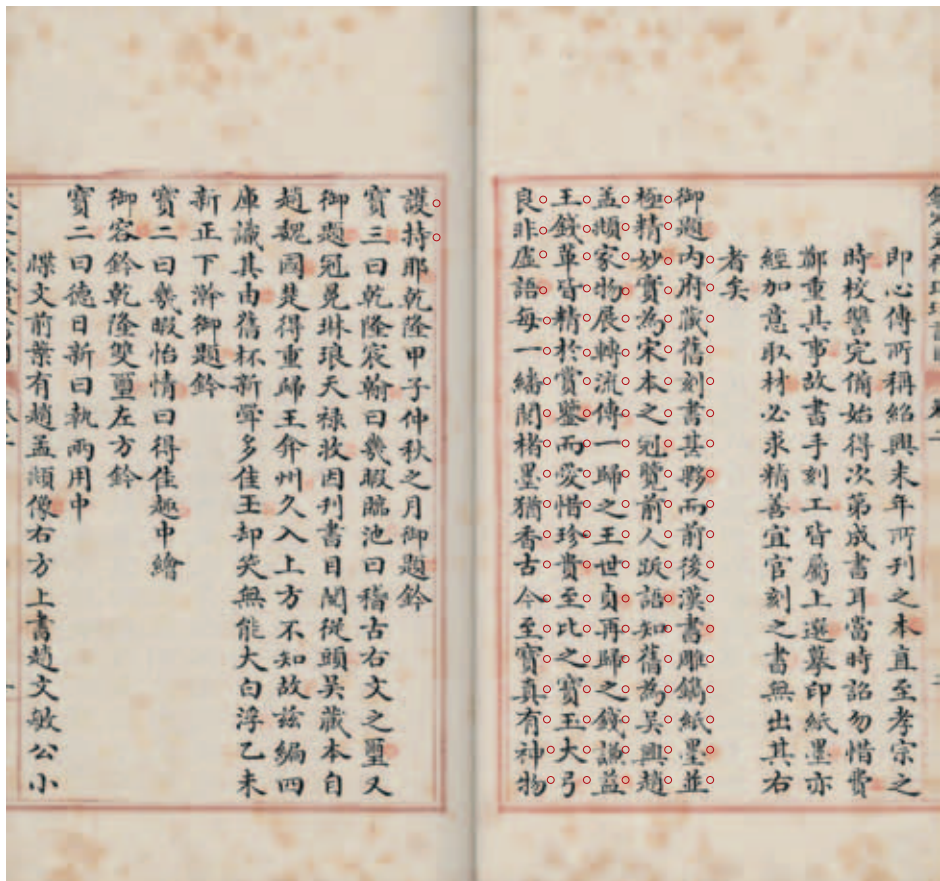
董華亭題跋《文選》可稱聯壁。大內貯宋本書固多，視此並遜一籌矣。（卷一，宋版《隋書》）

是書字體渾穆，具顏、柳筆意；紙質薄如蟬翼而文理堅緻，為宋代所製無疑。（卷一，宋版《資治通鑑考異》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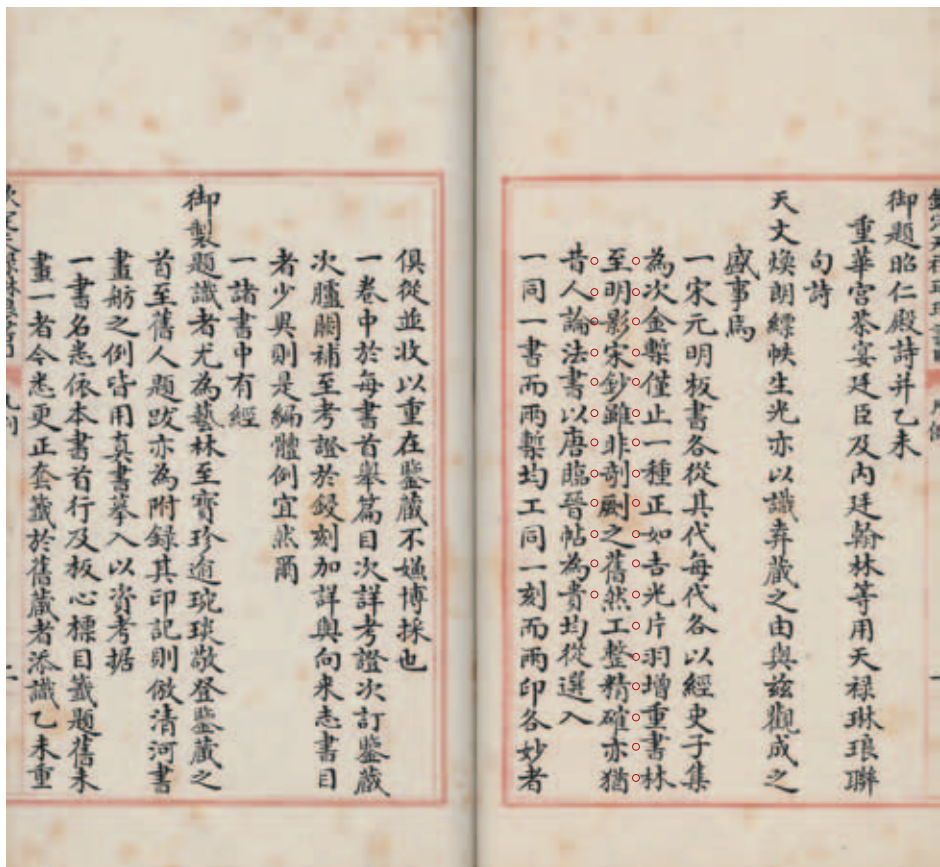
此宋太學本也。依韻分編，備聲律之用，與《選青賦箋》同屬閭中所刊。蹟其字古墨香，藏之祕府，足為縹緲生色。（卷一，宋版《太學新編排韻字類》）

即便是書坊編集的坊刻之本，因其版本精良，也會得到乾隆帝的欣賞。如宋版《選青賦箋》所錄為當時省試諸賦之作，有「建安王懋甫刻梓於桂堂」木記，乃小版細書的巾箱本，製作甚精，不僅于敏中等人認為「宋時佳槧，足供秘玩者也」，乾隆皇帝御題也稱「蓋一時坊刻也。特筆法精饒，為宋本中絕佳者。」（卷三）

其次是重在鑑藏，一書曾經名人寶藏，亦增皇帝重視。如：向為橋李項氏家藏。卷約字工，猶屬閭中舊刻，其珍惜之！（卷一，宋



《天祿琳琅書目》卷二 宋版《漢書》著錄御題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《天祿琳琅書目》凡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版《東萊家塾讀詩記》)

內府藏舊刻書甚夥，而《前》、《後漢書》雕鐫紙墨並極精妙，實為宋本之冠。覽前人跋語，知舊為

吳興趙孟頫家物，輾轉流傳，一歸之王世貞，再歸之錢謙益。王、錢輩皆精於賞鑒而愛惜珍貴，至比之寶玉大弓，良非虛語。每一繙閱，

楮墨猶香，古今至寶真有神物護持耶？（卷一，宋版《漢書》）此書董其昌所稱與《漢書》、《杜詩》鼎足海內者也。在元趙孟頫，

在明王世貞、董其昌、王穉登、周天球、張鳳翼、汪應婁、王醇、曹子念並東南之秀，俱有題識。又有國初李楷跋。紙潤如玉，南唐澄心堂法也；字跡精妙，北宋人筆意。

《漢書》見在大內，與為連璧。不知《杜詩》落何處矣。天祿琳琅中若此者，亦不多得。（卷二，宋版《六臣注文選》）

卷首末俱有文氏「停雲」印，良可珍秘。（卷三，宋版《選青類箋》）

三是對影宋鈔的格外珍愛。影宋鈔本講究原樣影摹，逼真地再現了宋刻本原貌，特別是宋版無存者，賴以流傳。因重宋版，愛屋及烏，乾隆帝對影宋本也非常推崇。《天祿琳琅書目》前後編中共有影宋鈔本三十二部，其中七部有乾隆御題，皇帝讚賞道「影鈔猶識宋，遠矣緬韋編」（卷四，影宋鈔《周易輯聞》）、「影槧悉毫釐」（卷四，影宋鈔《新儀象法要》）、「居然影宋似雕鏤」（《後編》卷一，影宋鈔《御題班馬字類》）、「唐鈞晉蹟隔一間，明影宋刊非兩歧」（卷四，影宋鈔《清波雜志》）。皇帝的賞識，使得影宋

鈔本地位迅速上升，在以版本年代、版本價值排序的《天祿琳琅書目》中，特置「影宋鈔本」於宋版之後、元版之前，如同「下真蹟一等」，以示其價值僅次於宋版書。《天祿琳琅書目》卷首〈天祿琳琅鑒藏舊版書籍聯句〉中《重華宮茶宴詩》注文中附和著皇帝的讚賞，「藏書家競貴宋槧，今內府所儲影鈔各種，精好實有遠過雕本者。」《前編》〈凡例〉中也說「明影宋鈔，雖非剝氏之舊，然工整精確，亦猶昔人論法書以唐臨晉帖為貴」，「其宋、金版及影宋鈔，皆函以錦，元版以藍色緋，明版以褐色緋，用示差等。」將影宋鈔與珍貴的宋版和金版書一樣的裝幀，亦足見其珍重有加。甚至宋版尚存，仍然同時收入影宋鈔本，如《後編》著錄了五部宋版《班馬字類》，而乾隆帝喜另一影宋鈔本「極工緻」題詩其上，此本遂榮登《後編》卷一首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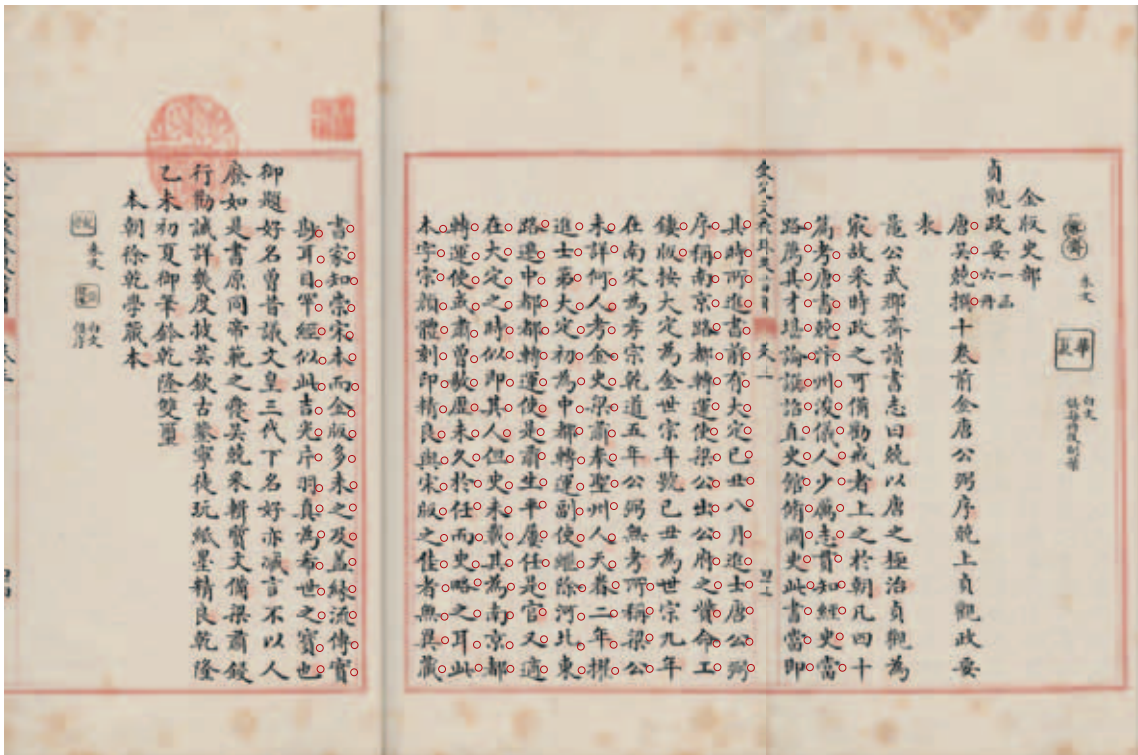
乾隆御題中也注意到了巾箱本，宋版《南華真經》上有「大內宋鈔《南華經傳》，自永樂間蠅頭細書，紙香墨古，誠寶蹟也。古人有巾箱

《五經》，便於行役登臨觀覽，斯亦其類歟？」（卷二）

一次在讀宋人米芾墨蹟時，乾隆見到「勤有」二字印記，繼而又在昭仁殿天祿琳琅藏本《集千家注杜工部詩》上見到「皇慶壬子余氏刊於勤有堂」數字。皇帝頗為疑惑，此書向稱宋槧，而「皇慶」為元仁宗年號，則其版是元非宋。

後來閱宋版《古列女傳》，書末亦有「建安余氏靖庵刊於勤有堂」字樣，看來宋時已有此堂。聯想到相臺岳氏曾論書版之精者，稱建安余仁仲，雖未刊有堂名，可知閩中余版在南宋久已著名。皇帝進而好奇：未知北宋時即行「勤有」堂名否？又，他書所載明季余氏建版猶盛行，是其世業流傳甚久，近日是否相沿？並其家刊書始自何年？及勤有堂名所自？於是詢問閩人在朝為官者，均罕知其詳，只好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建地方官，對此進行專門調查。

乾隆四十年乙未正月丙寅諭軍機大臣等：「著傳諭鍾音於建寧府所屬訪查，余氏子孫現在是否尚習刊



《天祿琳琅書目》卷三 金版《貞觀正要》著錄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代書畫、器物文玩上也多有乾隆的御筆題跋，通過這些題跋與臣下唱和，事實上已經成為乾隆皇帝對經典作品確認的慣常手段。一方面，皇帝通過御詩、御題為經典之作定下基調，凸顯封建正統思想，身邊大臣揣摩其心思，君臣默契；另一方面，這些文化活動是朝廷文治政策的重要體現，皇帝不是一個旁觀者，他直接參與其中，御筆題跋正是自己參與文化活動的業績，記錄下來，「由此來突出最高統治者對漢文化的監控。」（註八）

《天祿琳琅書目》中的御題多集中在經史類書籍，正反映了這一點，讀什麼書，如何讀書，皇帝親身踐行，為萬民表率。然而，乾隆皇帝雖然有良好的藝術修養，卻並非真正的學者專家，不能獨立從事版本鑒別。由《天祿琳琅書目》中的乾隆御題可以看出，書籍內容的議論都是本著正統經世思想，而關於版本的評判其實多出自文臣們的意見，皆可在《天祿琳琅書目》提要文字中找到相應的內容。如《前編》卷三金版《貞觀政要》提要文字云：

唐吳兢撰。：考《唐書》，兢，汴州浚儀人。少屬志貫知經史，當路薦其才堪論議，詔直史館，修國史。此書當即其時所進。書前有大定己丑八月進士唐公弼序，稱：南京路都轉運使梁公出公府之貲，命工鏤板。……所稱梁公，未詳何人。考《金史》，梁肅，奉聖州人。天眷二年，擢進士第。大定初，為中都轉運副使，繼除河北東路，遷中都都轉運使。是肅生平屢任是官，又適在大定之時，似即其人，但史未載其為南京都轉運使，或肅曾數曆，未久於任而史略之耳。此本字宗顏體，刻印精良，與宋版之佳者無異。藏書家知崇宋本，而金版多未之及，蓋緣流傳實鈔，耳目罕經。似此吉光片羽，真為希世之寶也。

乾隆聽取了編纂諸臣對出質刊書人梁肅的考訂，御題詩中遂有「吳兢采輯質文備，梁肅鋟行勸誠詳」之語。儘管大臣們說編書中「發凡示例，悉稟睿裁」（註七），但乾隆自己並沒有系統的版本學思想，沒有形成宋版

書之業？并建安余氏自宋以來刊印書板源流，及勤有堂昉於何代何年？今尚存否？或遺跡已無可考，僅存其名？並其家在宋曾否造紙，有無印記之處？或考之志乘，或徵之傳聞，逐一查明，遇便復奏。此係考訂文墨舊聞，無關政治。鍾音宜選派誠妥之員，善為詢訪，不宜稍涉張皇，尤不得令胥役等藉端滋擾。將此隨該督奏



《書傳輯錄彙注》前有「建安余氏勤有堂刊」木記，係元延祐五年（1318）建安余氏勤有堂刻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折之便，諭令知之。」

尋奏：「據宋氏後人余廷勛等呈出族譜，載其先世自北宋遷建陽縣之書林，即以刊書為業，彼時外省板少，余氏獨於他處購還紙料，印記『勤有』二字，紙板俱佳，是以建安書籍盛行。至勤有堂名相沿已久，宋理宗時有余文興號勤有居士，亦係襲舊有堂名為號，今余姓見行紹慶堂書集，即勤有堂故址，其年已不可考。報聞。」（註二）

此事在《大清高宗實錄》和《東華續錄》中均有記載，可知乾隆帝不僅讀書，還關心歷史上的刊書事蹟。

「幾暇摘毫，或弁諸簡端，或揭在招楣」（註三），乾隆帝修學好古，宸翰豐贍，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。御題中的很多話，儼然出自一位版本學家之口。如宋版《新刊五百家註音辯昌黎先生文集》：「《五百家注昌黎集》定宋槧之佳者，《柳子厚集》雖亦五百家注，版式行款標題並同，而紙色墨香遜《韓集》遠甚，且正集廿二卷以下至末皆闕，又改『目錄終』以彌縫之，更非完善。第《柳集》注

刊本，今鮮存者，亦覺片羽可珍，惟當居韓之次耳。」（卷三）元版《山海經》：「《山海經》一書，流傳最古，而近世無善本。是本筆法刻畫清峭，當為元版之佳者。明吳郡黃氏省曾曾合刊《水經》、《山經》為上下集，其字蹟仿佛相同，蓋以是刻為藍本也。」（卷五）

對此臣工們極盡諂媚之辭：「詳審其是非得失，為之論定表章，不特從古帝學無此闊深，無此精覈，即自來嗜古文獻家，亦斷無能如此條貫賅通，折衷悉當者。」（註四）「奎藻光華，增輝簡冊。至於每書之首，多有旁稽舊典，自古帝王惟唐太宗有《賦尚書》一篇，詠司馬彪《續漢志》一篇，宋徽宗有題南唐舊本《金樓子》一篇而已，未有乙覽之博、宸章之富、鑒別之詳明、品題之精確如是者。臣等繕錄之下，益頌聖學高深，超軼乎三古也。」（註五）

乾隆帝果如大臣們所說那樣「鑒別詳明」、「品題精確」，具有高深的版本鑒定功力嗎？實不盡然。我們注意到不僅古書善本，清宮收藏的歷

藝書與經研

清代經學家書法展

經學家泛指研究儒家經書成就可觀的學人，這些學人研究的主要目標，在於汲取經書思想的精華，因應活用，期能有益於國計民生。經學的範疇雖然以儒家重要經典四書五經為主軸，在歷代學人相續耕耘拓展下，到了清代，治經的方法日臻嚴密，旁徵博引往往涉及其他相關學門，諸如史學、語言文字學、金石地理等，彼此相輔相成，形成一個紮實的研究體系。清代經學家沉潛其中，說解、考證經文，貫通義理，闡揚、批判兼而有之，讓人體認到學者熱衷於經世濟民的精神。

清代經學家研經有成，同時以翰墨見長者不乏其人，本次展覽就院藏部分選列十六位，已然可見傳統書法煥發出新的光輝。清人上承宋元明書學傳統，根基深厚不待贅言，又適逢古文物陸續出土，有幸見前人所未見，允為書學真實可貴的素材。本著研究經學實事求是的一貫態度，經學家詮解蒙古文字形音義，考知隸變的由來，運筆作書遂見學有本源，革除前人臆造褊狹的弊病。如此學養與書藝相互潤澤，經學家或許無意引領書壇，卻產生十足的動力，開啓清代篆隸書法新局面。

從審美的角度來看，經學家書藝取向儒家崇尚中和，筆端不激不厲，無意於情感過度奔馳和釋放，學養積中，而後英華自現。誠如《孟子·盡心篇》所言：「充實之謂美，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」，清代經學家書法沒有炫目的個性表現，作品內涵卻令人探索不盡。

華南七先屬
片石常因醒酒踞

萬學都為索詩開

曲園俞樾

展期：2012 / 04 / 01 ~ 2012 / 06 / 25
陳列室：204, 206

如何、元版如何、明版如何的具體認識。

一書之版本價值，都是編纂諸臣報告在先，皇帝閱後受其影響，參考其意見，在御題中加以論定。臣子們在撰寫解題時，更是有意迎合皇帝，儘量陳述藏書的鑒賞價值，乾隆好大喜功，矜喜於宮廷藏書的富美，樂得全盤接受臣子們的鑒定彙報，欣然題詩其上。由此，衆多書籍或因名家舊藏、或因版刻精美，即便校勘不精，有所殘缺，甚至明覆宋本、清覆宋本也被收入天祿琳琅善本之林。

結語

《前編》書盡燬於嘉慶二年乾清宮大火，一部不存，御題書詳情已無從查考。《後編》九部御題書，原題爲七部宋版和二部影宋鈔本，七部宋版中一部不知下落，存世的五部及曾經趙萬里先生經眼的一部，僅《易傳》是真宋版，《唐陸宣公集》、《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》、《增廣注釋音辨唐柳先生集》三部元版，另外

兩部，《尚書詳解》實清康熙間通志堂刻本，《佩觿》實清康熙四十九年（一七一〇）張士俊刻《澤存堂五種》本。

《佩觿》墊去書口下「澤存堂」三字，以舊紙刷印，諸臣不辨實乃翻宋雕，竟然判爲「北宋治平中槧」。（註八）民國間傅增湘先生見到此書，驚訝之極，云：「《天祿後目》著錄，定爲宋本，可詭之至。」（註九）又云：「以清初印本而認爲宋刊，致勞九重之題詠，可異甚矣。」（註十）可歎皇家雄於資財，皇帝又附庸風

雅，仍不免假耳目於人，雖自我感覺良好，有時仍屬上當受騙角色。

但是，我們並不能因此否定乾隆皇帝的作用，假使沒有這樣一位親文好古，喜歡賞玩書畫，又好賦詩撰文，清內府又怎會如此積極地搜羅、保存古書古物，並加以整理編目，成就清代皇家收藏的浩蕩大觀呢。

作者任職於北京清華大學科技史暨文獻研究所

註釋

1. 《天祿琳琅書目》卷首「天祿琳琅鑒藏舊版書籍聯句」中「褒題奎翰訓無疆」下詩注云「曾經御題者計三十二種」，誤矣，實《天祿琳琅書目》（前編）總計三十八部書曾經乾隆御題。
2. （清）王先謙編，《東華續錄》，清光緒十三年（一八八七）欽文書局刻本，清華大學圖書館藏，書號已二七〇／七二四四，乾隆八十一卷，第一頁；另見《清高宗實錄》，卷九七五，頁三二五。
3. 《國朝宮史續編》，卷七十八，書籍四。同註3。
4. 同註3。
5. 《欽定四庫全書總目》，卷八十五，史部目錄類一，「《欽定天祿琳琅書目》十卷」條。
6. （美）洪再新著，〈皇家名份的確認與再確認〉，《故宮博物院院刊》二〇〇四年第三期，頁一一九。
7. 同註3。
8. 《天祿琳琅書目》，後編卷一，宋版《佩觿》條。
9. 《藏園訂補邵亭知見傳本書目》，中華書局二〇〇九年版，頁八一。
10. 《藏園群書經眼錄》卷一。